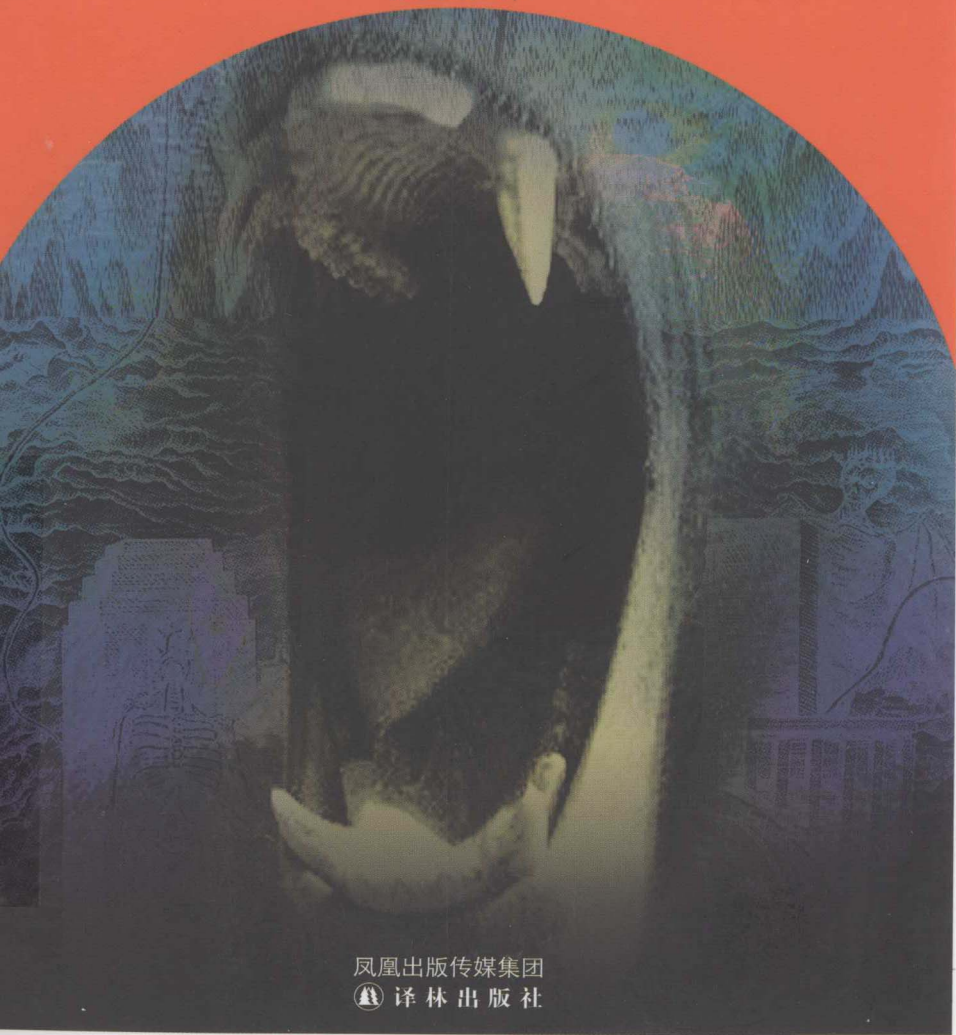


La Ciudad de las Bestias 怪兽之城

[智利] 伊莎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

张雯媛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智利] 伊莎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

张雯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兽之城/(智)阿连德(Allende, I.)著;张雯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8

(“天鹰与神豹的回忆”三部曲)

ISBN 978-7-5447-0249-2

I. ①怪… II. ①阿…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5183 号

La Ciudad De Las Bestias by Isabel Allende

Copyright © 2002 by Isabel Allend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295 号

书 名 怪兽之城
作 者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译 者 张雯媛
译者统筹 张淑英
责任编辑 陈 叶
原文出版 Rayo,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249-2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8316)

怪兽之城

献给亚历山大、安德烈娅和妮科尔，
他们要我说这个故事。

目次

第一章 梦魇	001
第二章 古怪的奶奶	012
第三章 雨林恶人	025
第四章 亚马孙河	039
第五章 巫师	051
第六章 计划	062
第七章 黑豹	068
第八章 探险队	080
第九章 雾族人	098
第十章 俘虏	115

第十一章	隐形村落	129
第十二章	成年仪式	146
第十三章	圣山	163
第十四章	怪兽	181
第十五章	水晶蛋	196
第十六章	健康水	206
第十七章	食人鸟	222
第十八章	血迹	242
第十九章	守护	254
第二十章	分道扬镳	271

第一章 梦魇

清晨，亚历山大·科尔德被噩梦吓醒。他梦见一只黑色巨鸟撞上窗户，玻璃碎片发出轰隆声响，鸟飞进屋里，把母亲带走。梦中他无力地看着那只庞然秃鹰怎样用黄色爪子抓住莉萨·科尔德的衣服，然后从那扇破碎的窗户中飞出去，消失在浓云密布的天空里。暴风雨声将他吵醒，风摧击着树木，雨敲打着屋顶，雷电交加震耳。他感觉像身处一艘漂流的船上，摇摇晃晃地把灯点亮，然后往睡在他身旁的大狗身上挤过去靠在一起。他猜想与他家只隔几个街区的太平洋在狂怒呼啸，汹涌的海浪冲向防波堤溢泻而出。他听着暴风雨声，想着那只黑鸟和母亲，一边等着胸内如鼓的撞击声平息下来。噩梦里的影像依旧对他纠缠不清。

男孩看了一下闹钟，六点半，是该起床的时间了。外头天色刚亮。他相信那是个不祥的日子，就像那种最好是留在床上的日子一样，因为一切都不会顺利。自从他母亲生病以来，有好几天像这样的日子，有时候屋里的气氛很沉重，像沉在海底一般。那种日子里，唯一的慰藉是逃脱，和笨丘在海滩上跑步跑到上气不接下气。但是一星期来除了下雨还是下雨，跟真的洪水没什么两样，而且，笨丘被一头鹿咬伤，动都不想动。亚历山大确信他有只有史以来最笨的狗，绝无仅有的一条重四十公斤却被鹿咬伤的拉布拉多犬。在笨丘四年的生命里，曾被浣熊和邻居的猫攻击过，现在则是一头鹿，至于鼬鼠在它身上喷洒臭液那种丑事可还

没算进去呢，那次为了弄淡味道，还得把它放在蕃茄泥酱里泡一阵子澡。亚历山大离开床铺时没打扰到笨丘，然后哆嗦着穿衣服；暖气六点钟就点燃了，但是还没能把走廊上最后这一间他的房间温热。

早餐时间亚历山大心情不太好，没兴致去称赞他父亲做甜饼的苦心。约翰·科尔德的厨艺实在不算好，他只会做甜饼，做出来却像橡胶做的墨西哥蛋饼。为了不伤他的心，孩子们把甜饼塞到嘴里，但是会利用任何他不注意的时机吐到垃圾筒里。他们曾经尝试训练笨丘吃下甜饼，可惜没用：狗是笨，但没那么笨。

“妈妈什么时候会好呢？”妮科尔问，用叉子试着叉住橡皮般的甜饼。

“住嘴，笨蛋！”亚历山大回答，他已经厌倦他小妹一个星期好几次问同样的问题。

“妈妈就要死了。”安德烈娅解释。

“骗人！她才不会死呢！”妮科尔喊道。

“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鬼，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亚历山大大叫道。

“好啦！孩子们，平静下来。妈妈会好起来的……”约翰·科尔德插进来说话，口气却不具说服力。

亚历山大一肚子气，对他父亲、妹妹、笨丘和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满，甚至对母亲也有微词，因为她竟然让自己病倒了。他大步匆忙地离开厨房，准备不吃早餐就出门，但是他在走廊上被狗绊倒，脸朝地摔了下去。

“别挡路，白痴！”他对狗吼叫，快乐的笨丘却在他脸上响亮地舔了一下，他的眼镜沾满了狗的口水。

没错，这就是那种不祥的日子。几分钟后，他父亲发现轻便货车的一个轮胎被戳破，亚历山大得帮忙换胎，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失去了宝贵的几分钟，三个小孩上课迟到了。匆忙出门时，亚历山大忘了带数学作业，他和老师的关系因此恶化。他认为那位老师是个悲哀的小男人，一心就想找他的碴。更糟糕的是他还忘了带长笛，那天下午他要和学校的乐团排练；他是独奏，不能缺席。

拿笛子是亚历山大必须在中午休息时间离校返家的理由。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但是大海仍然激荡不安，他无法从海滩抄近路，因为掀起的海浪盖过堤防，淹向街道。他绕远路跑步回家，因为他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他母亲生病几个星期以来，有个妇人会来家里打扫卫生，但是那天她事先告知由于暴风雨所以不来了。总之，她来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那个房子本身就脏兮兮的。甚至从外面就看得出破旧不堪，好似房屋本身就透露着悲凉的情绪，被遗弃的氛围从庭院开始便感受得到，还延伸到各个房间，直到最后一个角落。

亚历山大有预感他的家庭正在瓦解中。他的妹妹安德烈娅，总是和其他女孩不太一样，现在老是穿奇装异服，会迷失在她奇幻的世界里好几个小时。在那个天地里，有女巫在镜子里窥视着，还有外星人在汤里面游泳。她已经不是玩那玩意儿的年龄，

十二岁应该对男生或穿耳洞有兴趣,他想。至于妮科尔,家里的老幺,正在组建一个动物园,好像想要弥补母亲无法给予她的关怀。她喂养了好几只老在家周围绕的浣熊和鼯鼠;收养了六只小流浪猫,把它们藏在车库里;救了一只断了翅膀的怪鸟,还把一条一米长的蛇安置在箱子里。如果他母亲发现那条蛇,一定会当场吓死,虽然那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莉萨·科尔德不在医院,就是整天躺在床上。

除了他父亲的甜饼和几块安德烈娅拿手的蛋黄酱鲑鱼三明治,几个月来没人在家里下过厨。冰箱里只有柳橙汁、牛奶和冰淇淋;下午他们打电话叫比萨饼或中国菜。一开始几乎像个聚会,因为每个人可以在任意的时间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特别是甜食,但是不久,大家都开始怀念正常日子的健康饮食了。那几个月里,亚历山大可以衡量出母亲的存在曾有多重要,而现在她不在又有多沉重。他怀念她的关爱和笑容可掬的脸孔,还有她的严厉作风。她比父亲更严格、更精明:根本就不可能骗得过她,因为她有第三只眼可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哼唱意大利文的歌声,没有音乐,没有花朵,也没有刚烘烤出炉的饼干和油画相混的那股特有味道。以前他母亲会想尽办法在工作室作画好几个小时,同时把家里维持得一尘不染,还准备饼干等待小孩回家;现在,她只下床一会儿,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在几间房间里绕来绕去,好像不认得她的周围环境,她瘦了,眼睛凹陷,周围布满黑眼圈。她的画布,以前像是五彩缤纷的爆炸现场,现在却被遗忘在画架上,油彩也在颜料管里干枯了。莉萨·科

尔德看起来像缩了水，俨然是个安静的鬼。

亚历山大已经没人可要求帮他抓抓背，或者，早上醒来他觉得自己像一条虫时，也没人给他打打气。他父亲不是个会呵护小孩的人。他们一起出去攀岩，但是很少讲话；而且约翰·科尔德也变了，像家里每个人一样。他已不再是以前那个安详的父亲，现在他经常发脾气，不仅对小孩，也对他太太发脾气。有时候他会吼叫着责备莉萨东西吃得不够多或是没吃药，不过马上会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然后苦恼地请求她原谅。那几幕总让亚历山大不停地颤抖：他无法忍受看到虚弱的母亲和眼里充满泪水的父亲。

那天中午他回到家，看到父亲的轻便货车感到很奇怪，他那个时候都是在诊所里上班的。他从向来不上锁的厨房后门进入，打算吃点东西、拿了长笛，就飞速回学校去。他瞧了四周一眼，只看到昨天晚上吃剩的像化石般的比萨饼。他认命要挨饿，便走向冰箱找杯牛奶喝。就在那时他听到哭声。一开始他以为是妮科尔藏在车库的那些小猫，但是他马上发觉声音来自父母亲的房间。他没心情窥探，几乎自动地走近，轻轻地将半掩的门推开。看到的事情让他愣住了。

他母亲穿着连身睡衣、光着脚丫，坐在房里中间的一张椅子上，脸埋在双手之间啜泣着。他父亲站在她身后，手握一把曾经属于他爷爷的旧式剃胡刀。缕缕黑色长发散落在地面以及他母亲纤弱的肩膀上，在窗户穿射过来的苍白光线下，她被剃光的头颅像象牙般闪亮无比。

男孩有几秒钟惊愕得全身冰冷，没能理解那一幕，也不懂地上的头发是什么意思，还有剃光的头颅，或是父亲手上那把离母亲倾斜着的颈项只有一毫米的发亮剃刀。当他回过神来，一声恐怖的尖叫从他的脚底蹿升上来，一股疯狂的浪涛使他全身抖动。他扑向约翰·科尔德，把父亲一把推到地上。剃刀在空中画了个弧形，从他的额前磨擦而过，刀尖钉在地上。他母亲开始叫他，猛扯他的衣服，想把他拉开，而他却盲目地四处挥拳，根本不管拳头落在何处。

“好了，儿子！冷静下来，没事的。”莉萨·科尔德苦苦哀求，用她微弱的力气拉住他，他父亲则是用手臂护着头颅。

终于他母亲的声音钻进他的脑子，一时之间他的气消了，却因为发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而变得惊慌失措、恐惧不安。他站起来，摇晃着向后退，然后跑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把书桌拖过来抵住房门，塞住耳朵，不想听到父母亲的叫唤。好长一段时间，他就这样靠在墙上，闭着眼睛，试图控制住几乎要摧断骨头的那股狂飙情绪。接着他开始有条理地破坏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他把墙上的海报取下来，一张接着一张撕破；拿起棒球棒对着图画和录放机狂击；将他收集的旧式汽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机模型捣碎；把书本的纸张撕下来；用他那把瑞士军刀挖开床垫和枕头；把衣服和被褥剪成细条状，最后用脚把灯踢成碎片。他这项破坏行动实践起来一丝不苟，有方法，不出声，像执行重要任务一般，直到用光全部力气又没东西可破坏时才停下来。地上到处铺满羽毛和床垫的填料，还有玻璃、纸张、破布和玩具残骸。

历经情绪起伏又用尽力气，他被摧毁了，躺在那个灾难现场中间，如蜗牛般缩着身子，头埋在膝盖里，一直哭到睡着。

几个小时后，亚历山大·科尔德被两个妹妹的声音吵醒，花了几分钟才记起发生的事。他想开灯，但是灯被弄坏了。他摸索着靠近房门，却被绊倒，当他感觉到手掌落在一片玻璃上时，一声咒骂脱口而出。他不记得曾经移动过书桌，现在必须用整个身体去推书桌才能把门打开。走廊的光线照亮了变成战场的房间，也照在门槛那边两个妹妹惊吓的脸上。

“亚历山大，你在重新布置房间吗？”安德烈娅嘲弄地说，妮科尔在一边遮住脸忍着不笑出来。

亚历山大把门在她们鼻前关上，坐在地上思考，用手指头紧紧压住手掌的伤口。他觉得失血死亡的主意蛮诱人的，至少做过那件丑事之后，他不用去面对父母亲，但是他马上改变了想法。必须在感染之前洗净伤口，他这样下了决定，况且他已经开始感到疼痛，那个割痕应该不浅，有可能让他得破伤风……他踏着踉跄的步伐走出去，因为几乎看不见，只好摸索着；他的眼镜在这场灾难中不见了，此时他的眼睛因哭泣而红肿。他把头伸进厨房，全家人都在那儿，包括他母亲，头上绑的那条棉质丝巾让她看起来活像个难民。

“我很抱歉……”亚历山大结结巴巴地说，视线盯在地上看。

莉萨看到儿子身上染血的汗衫，忍不住一声惊叫，但是丈夫给她做了个手势，她便拉起两个女孩的手臂，什么话都没说，就

把她们带走了。约翰·科尔德走近亚历山大，查看他受伤的手。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爸爸……”男孩低声说道，不敢抬起双眼。

“我也害怕，儿子。”

“妈妈就要死了吗？”亚历山大用微弱的声音问。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把手放在冷水下面。”父亲命令他。

约翰·科尔德将血洗净，细看伤口，决定注射一剂麻醉针，好拿出玻璃碎片，再给他缝几针。通常见到血会恶心的亚历山大，这回却是一点表情都没有，忍耐到伤口处理完毕，还心怀感激家里有个医生。父亲在他手上抹了消毒药膏，绑上绷带。

“不管怎样，妈妈都会掉头发，对吗？”男孩问。

“对，是化疗的关系。一次剃光总比看到一撮一撮掉落来得好。那没什么要紧，儿子，会再长出来的。你坐下来，我们必须谈谈。”

“原谅我，爸爸……我会打工，重新添购所有被我破坏的东西。”

“没关系，我想你需要发泄。我们不要再谈那件事，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我得跟你说。我必须带莉萨去德州一家医院，她要在那儿做个又长又复杂的治疗。那是唯一可以做这种治疗的地方。”

“那样她就会康复吗？”男孩渴望地问。

“我是这样希望，亚历山大。当然，我会和她一起去。这个房子要关起来一段时间。”

“两个妹妹怎么办?还有我?”

“安德烈娅和妮科尔会跟卡拉外婆一起住。你到我母亲那边。”父亲解释给他听。

“凯特?我不要去她那里,爸爸!为什么我不可以跟妹妹她们一起去呢?至少卡拉外婆会做菜……”

“三个小孩对我岳母来说工作量太大。”

“爸爸,我十五岁了,这年纪至少够你先问问我的意见。你把我像个包裹一样送到凯特那边很不公平。每次都一样,你做的决定,我就得接受。我已经不再是小孩了!”亚历山大生气地争论。

“有时候你的作为就像小孩。”约翰·科尔德指着 he 手上的伤口反驳说。

“那是个意外,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生。在卡拉外婆那边我会乖乖的,我向你保证。”

“我知道你的诚意,儿子,但是有时候你会失去理智。”

“我跟你说过弄坏的东西我会赔偿的!”亚历山大喊叫着,在桌上敲了一拳。

“亚历山大,你看到你怎么失去控制了吗?再说,这和你房间的损坏一点关系也没有。在那之前我就和岳母还有我母亲说好了。你们必须到外婆和奶奶那儿去,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两天后你就去纽约。”他父亲说。

“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从现在开始恐怕很多事你都得一个人做。你带好护照,因为我想你就要和我母亲开始一段历险。”

“去哪里?”

“去亚马孙河流域……”

“亚马孙河!”亚历山大害怕地喊叫,“我看过一部有关亚马孙河流域的纪录片,那地方到处都是蚊子、鳄鱼和抢匪,还有各种疾病,甚至有麻风病!”

“我想我母亲知道她在做什么,她不会带你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亚历山大。”

“爸爸,凯特她有办法把我推到一条到处都是食人鱼的河里。有个像她那样的奶奶,我根本不需要敌人了。”男孩讲得匆忙又含糊。

“我很抱歉,但是你无论如何都得到那儿去,儿子。”

“那学校呢?我们正逢考试期间。还有,我不能突然丢下乐团……”

“要学会变通,亚历山大。我们家正处于危机之中。你知道中文字的‘危机’怎么写吗?危险加机会。或许莉萨生病的危险给了你一个非凡的机会。你去整理你的行李。”

“我要整理什么?我的东西又不多。”亚历山大咕哝着,还在跟他父亲生气。

“那么你就少带一点东西。现在去跟你妈妈亲一下,眼前这些事让她备受打击。莉萨面对这些事比我们任何人都要难挨,亚历山大。我们应该坚强起来,像她一样。”约翰·科尔德难过地说。

直到几个月前,亚历山大一直很幸福。他从来不曾有强烈好奇心想探索他安全生存范围以外的世界;他相信只要他不做傻

事，一切都会顺利。他对未来的计划很简单，他想当个知名的音乐家，像他的爷爷约瑟夫·科尔德一样，然后如果赛西莉亚·伯恩斯接受他的话，他想和她结婚，生两个小孩，在山区附近定居。亚历山大对自己的人生颇满意，尽管谈不上是杰出人才，他倒是个好学生、好运动员，他对人友善，也不会搞出什么严重的问题。至少跟这世上的一些天生怪物比较的话——例如科罗拉多手持机关枪闯进学校杀戮同学的那些男生——他自认为是个相当正常的人。不用谈到那么远，他自己学校里就有几个讨人厌的家伙。不，他不是那种人。事实上，他唯一渴望的是回到几个月前母亲还健健康康的日子。他不想和凯特·科尔德去亚马孙河。他有点怕那个奶奶。

两天后，亚历山大告别了他度过十五年生命的地方。他一并带走母亲在家门口留下的身影，一顶帽子遮住她的光头，她微笑着，挥手跟他道再见，同时眼泪滑落在脸颊上。她看起来瘦小脆弱，尽管如此，但依然美丽。男孩上飞机时想着可能失去她的恐怖感觉。不！我不能这样想，我必须有正面的想法，妈妈会康复的，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喃喃低语。